

現代佛
學大系

37

天台教學史
華嚴思想史
合刊

彌勒出版社

000130

現代佛學大系
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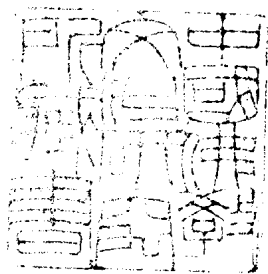
天台教學史
華嚴思想史

合刊

慧嶽法師

譯

著



彌勒出版社

「大系」這一冊收的是慧嶽法師的大作：「天台教學史」，及其所譯的「華嚴思想史」。這兩部書，承慧嶽法師惠允編入拙編「大系」之中，我們非常感謝。對於收入這兩部書的意義，我們必須向讀者稍加說明。

佛教傳入我國之後，在教義體系與弘法方式方面，有相當大的開展。這種開展的幅度，比起錫蘭（斯里蘭卡）與西藏這兩大佛教文化圈，都要大得多。錫蘭傳的是小乘上座部系統的佛教，西藏則是印度後期密教的承接者。這兩個地區的佛教，其性質都比較單純，都不如漢地佛教之博大與繁多。漢地佛教之千巖競秀、百花怒放，是兩個佛教地區所不能望其項背的（※西藏雖然在近代成爲中華民族的一支，但是其佛教文化，則遠在併入中華民族之前即已締造。因此，佛學界在談佛教文化圈時，通常都視之爲一獨立的佛教文化地區）。

中華佛教的佛學體系繁富，宗派也多。就信徒之解行的難易來分，這些宗派大約可分爲兩類，一類是「知識分子的佛教」，另一類是「非知識分子的佛教」。知識分子的佛教，是指那些由教內知識分子締造

出來、而且系統龐大、教義複雜的宗派。要瞭解或修持這種宗派，則非透過書本上的研求不易為功。像三論、唯識、天台、華嚴諸宗皆屬此類。一個沒有閱讀能力的人，要進入這種宗派的理境，即使不是不可能，也是相當困難的。

非知識分子的佛教，則指那些不論解行方面、入門都比較單純的宗派，其重視「術科」（行門）的程度，也往往更甚於「學科」（解門），如淨土、禪、密等宗都屬此類。對這類宗派的瞭解或修持，比較不須要通過書本，它們的開宗者固然可以是知識分子，但也可能是不太認識字的人，所以在信仰與修持方面，即使是識字不多的人也可以趨入。

知識分子締造出來的佛教宗派，除了系統性、複雜性之外，另外一個特色是比較遵守經論法度。這意思說，他們所發揮的理趣、所開展的教義，受到傳統經論內容的限制比較多。因此，這些宗派，除了宗教價值之外，往往也具有學術價值。至於非知識分子的宗派，則比較強調信仰，較重視宗教上出現的境界或實踐方法，所以它們的宗教價值也許會很突出，但是學術上的意義，則往往不能如前者之凸顯。

在知識分子的宗派裏，三論、唯識二宗的印度成分與氣味都比較濃厚，原因是由於它們的前身（空宗與有宗）在印度都曾經是流行甚久的顯學，而且，將它們輸入並發揚光大的中國祖師們，闡釋疏解的功夫下得多，新理境開展得比較少。至於天台、華嚴二宗，則是中國成分與氣味比較濃的宗派，原因與三論、唯識二宗的特質恰恰相反。天台宗的法華經、華嚴宗的華嚴經，在印度都不能像中觀、瑜伽二系典籍那麼盛行，而且，天台、華嚴祖師對該二宗義理體系的構造，也都下過超邁三論、唯識二宗的大功夫。所以，

台、賢二宗可以說是中國知識分子所創宗派的典型。因此，這一個時候來弘揚這二宗，除了弘法之外，還具有彰顯中國文化的意義。

如果與非知識分子的宗派合在一起講，禪宗強調心地傳承的「宗統」，密宗著重秘密傳承的「法統」，而台、賢二宗，則有體系龐大的「學統」。這兩大佛教學統，是中國佛教知識分子締造出來的最輝煌成果。如前所說，它不只有宗教意義，而且有學術意義。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，不管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，都有加以瞭解、釐清、闡發、與應用的義務和權利。因為它們是先民留下的共同文化遺產。

近三十年來，知識分子信仰佛教的人數，有大幅度的增加。然而，不客氣的說，這些現代知識分子，真能認識古代教內知識分子所締造之佛教學統者，並不多見。更有趣的是，他們之中，大多都不能從學統中去認識佛教。畸形的發展風氣之下，乃產生下列偏頗之論：參禪者不論自己有無體驗，往往以「不可言傳」來輕視研教者。學淨土者，動輒謂六字洪名（南無阿彌陀佛）之外，皆為說食數寶，並以爲研求學統，是無謂的浪費精力。學密者更甚，幾乎可以將客觀的佛教史實及密教之外的大小乘教義全然拋棄不顧。密宗修習者之中，雖然也常會有「學密之前，須學顯教若干年」之說，但是目前的學密者真能對顯教有較深認識者，恐怕百不得一。

像這樣的知識分子，顯著的毛病是棄其所長而用其所短。他們忘掉了知識分子應有的判斷力與分析力，只是像下賭注一樣地貿然仰信於一師、一門或一術。學統固然無法清楚地認識，要他們開創出新的學統發展方向，當然更是緣木求魚了。

由於學統式的宗派，比較謹守法度，推理也比較不會過度地渲染與誇大。又加上講求體系，注意層次。所以，一般而言，其所趨入的路向是比較穩當的。所謂「穩當」只是指其較不致發生信仰或理解上的歪曲而言，並不是說它有任何成佛的捷徑可循。事實上，這些具有學統意義的宗派，一般而言，持論是非學統式的宗派要「謹慎」的。非學統式宗派之中，禪宗講「見性成佛」，淨土講「死後往生」，密宗講「即身成就」，它們對於修行果位的描述，都相當肯定，而且頗有「今生即可成就」的意味。（淨土的往生，雖然不是成佛的極果，但却是該宗所嚮往的重要修行目標，係一相對的果位。）

相反地，學統式的各宗派則大體都能謹守聖言量的原則——三大阿僧祇劫始能成佛。因此，天台有五十二位之說，法相、華嚴二宗有四十一位之論。並沒有那一宗派主張當生成就。可見學統式宗派，比較重視經論根據，不敢另闢蹊徑。至於非學統式宗派，由於比較重視內證境界與宗教體驗，所以，也常有超過經論以外的發揮。其中當然有相當精彩及不可企及的智慧，但是流弊所及，也往往會產生「非常可怪」之論。此中學統與非學統宗派雙方之利弊優劣，固然不能一概而論，然而撇開缺點不談，其中之各有各的長，當是任何人所不能抹殺的。所以，如果我們只重視非學統式宗派的優點，而拒斥學統式宗派於不顧，這當然不是稍具常識的人所能認可的。

除此之外，學統式的宗派，大抵都比較能照顧到整個佛教大局，義理的涵蓋面較廣。台、賢二宗的判教，即是一例。因此，從學統式的宗教趨入，比較能掌握到佛教的全幅規模，不致趨於偏頗。如果從非學統式的宗派入，則可能有偏於一邊的缺失。我們常常看到某些禪宗行者只曉得「大死一番」，與若干話頭

；某些密教行者只熟諳「息增懷誅」的各種儀軌；某些淨土行者只知念佛拜佛，然而彼等對佛教的全幅義理規模及發展史實，則往往茫然無知。這就是過度忽略學統所致。我們絕不是說信仰這些宗派不好，因為這些宗派的價值是任何人所不能否定的。我們所要指出的只是，身為一個知識分子要信仰佛教，最好還是從學統式的宗派趨入。即使最後所信的仍然是禪、淨、密等非學統式的宗派，但是通過一層學統式的反省，也必然比沒有經過的人要清晰、自信得多。

現代知識分子喜歡從禪淨密諸宗趨入佛法，另外一個重要原因，是認為學統式的宗派不重視修持。此點固非無見，但却有稍加說明的必要。學統式諸宗，由於興起的因緣各各不同，要對治的時代病也各有重點，所以有時難免對諸宗所共同肯定的修持法，不再另加強調。而且在建構各宗之理論體系之時，修持法至多也只是其中之一部份而不能如非學統派之凸顯。但是却也不能說學統式諸宗對修持法全未措意。姑且不論各宗所著重的獨特觀行法門與三昧境界，但以天台宗為例：該宗的實踐方面，由小止觀、法界次第初門、釋禪波羅蜜、摩訶止觀等書，構成一詳密完備的修持體系。從修持前的準備工作——二十五方便，到止觀（或禪法）的內容與次第，以及可能發生的病患、魔事、禪定境界及對治方法等，幾乎網羅了所有印度禪法的重要問題與方法。如果修持者能通過這一學統式的修持體系再去從事禪觀行，其必能事半功倍，是可以預期的。學統之不可忽略，從這點也可以窺見端倪。

此外，由於學統式宗派的理據都是印度的經論，因此往往比較注意到宗教精神的提昇。嚴格地說，印度大乘佛教的若干重要特質之一，即是宗教精神之提昇到極致。「有一衆生不成佛，誓不於此取涅槃」、

「地獄不空、誓不成佛」等語，便是這種宗教精神的表徵。而觀音、文殊、地藏等菩薩之原本可以成佛而仍然住於菩薩位者，正是這種精神的體現。因此，所謂「三大阿僧祇劫始能成佛」之說，應該視如「衆生未度盡，我亦不成佛」一語的另一說辭。某些密教徒常以「密教能即身成佛」來自視其超越顯教，某些淨土行者也以能死後即往生淨土來自豪，其實持這些看法者，從乎都沒能深入去體會大乘佛教之極致的宗教精神，同時也忽略了釋尊在穢土成佛弘法的密意。

從佛教的發展史實來看，一切新興佛學思想或宗派的形成，都是立足於第一義諦之佛說、所從事之對治悉檀與世界悉檀的交互運用。所以，任一宗派，其所具的功能，應該從對治意義、時代意義及地方意義上去著眼。因此，我們並不在這裏標榜台、賢二宗爲最了義的宗派，但是作爲一個中國知識分子，同時又是個佛教徒，當我們看到大家一窩蜂地參禪、習淨、學密而忘掉還有其他宗派的時候，難免要出來敲敲暮鼓和晨鐘，向佛教界提醒一下：這些中國古代佛教內知識分子所締造的大「學統」是被時下的知識分子所忽略的。難道這些學統的內涵，真的都不如禪、淨、密等宗嗎？其中都沒有值得我們現代人採擷的法寶嗎？這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有權利、有義務去反省的問題。希望慧嶽法師這兩本書的印行，是反省這一問題的開始。

慧嶽法師簡介

編輯部

慧嶽法師是台北縣法濟寺住持，為台灣佛教耆宿斌宗法師的上首弟子。民國五十年，曾赴日本立正大學大學院修畢博士課程。五十六年返台後，創辦中國內學院、止觀實踐堂、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，並曾出任慈航中學校長等職。

法師是一位對佛教教育與文化至為關心的佛門長者。近二十年來，他除了講學弘法之外，並曾著力於佛門古今要籍的編寫、翻譯與出版。其重要著述與翻譯，略如下列：

- 一、天台教學史（著）。
 - 二、華嚴教學之研究（譯）：原著者為坂本幸男。
 - 三、華嚴思想史（譯）：原著者為高峯了洲。
 - 四、佛教與儒家倫理（譯）：原著者為道端良秀。
- 此外，其所主持的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也先後出版過下列古今名著：
- 一、斌宗法師遺集（非賣品）。

二、瞿曇佛陀傳（中村元著、王惠美譯、非賣品）。

三、鳴道集說、道餘錄合刊。

四、小止觀（非賣品）

五、法界次第初門。

六、釋禪波羅蜜。

七、摩訶止觀輔行傳弘決。

右列諸書，論數量固然不算多，但是却各有特色。其一，凡是譯自日文的書，都必是日本佛學界的一流著述。其二，所刊行的古書，必有其重要的研究參考價值，而且都加上新式的分段標點。其中，「斌宗法師遺集」是研究台灣佛教史的重要資料，並不祇是只具個人師門的紀念意義而已。「鳴道集說」、「道餘錄」則是我國儒佛關係史上的要籍，但却迄不為國人所注意。法師之能刊行其書，可見其在學術上的慧眼。

至於「小止觀」以下諸天台宗典籍的刊印，也頗值令人讚賞。「釋禪波羅蜜」是智者大師對印度禪法的綜合整理，「摩訶止觀輔行傳弘決」又是「摩訶止觀」一書的最佳註釋。這幾部書能用新式分段標點印行，對於天台宗思想的闡揚，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。加上其大作「天台教學史」的印行，頗可以看出一個現代的天台宗傳人、對於復興本宗的苦心，以及一位現代佛門知識分子對於佛教學統的見識。

鄭序

吾華文化精深博大，凡外來學術之輸入，每能發揚而光大之。以佛學言：經出西土，運流東方，無何，禪開五葉，教創臺賢，並乾竺舊統，而成大乘八宗之局。轉視日本，自我國傳入之佛教，雖研究之風，較吾國今日為盛，但迄未發明一宗一派，仍循我之舊貫而已！縱有所謂真宗、日蓮宗者，然亦不過淨土、天臺之派生耳，非真能有甚深微妙，得不傳之遺教於佛陀也。蓋法待緣顯，有法無緣，雖文存而莫悟，故亦並世而弗聞。必也，機至理感，然後通化矣。

我祖天臺，靈山親承，大蘇妙悟，「一家教門所用義旨，以法華為宗骨，以智論為指南，以大經為扶疏，以大品為觀法，引諸經以增信，引諸論以助成，觀心為經，諸法為緯，織成部帙，不與他同」，其立化法四教、化儀四教，及五時五味，以判攝世尊一大法藏；又以止觀，發明行相，俾法華教、行、理三者，徹底圓彰，了無餘蘊。有此特具手眼，故於隋、唐時代，除却佛學，在思想史上，實無足多者。章安尊者傳承衣鉢，

結集智者大師一代言說，猶洙泗之子思，鶯嶺之迦葉，目以述聖，不亦宜乎？六傳至荆溪尊者，發揚宗義，以焜耀唯識、華嚴、禪那諸宗之間，使天臺之學，再振於閭浮；法華之鼓，重聲於宇內。傳至四明知禮，山家、山外分流，山家以妄心為觀境及許有事造三千，山外則以真如為觀境及不許事造三千，雖門戶論諍，實已甘露流津於教海，靈液沾潤於學園矣。明季傳為蕩益尊者，頗引唯識、禪那之言，以資發其教觀，而以持名念佛往生淨土為歸宿。清代所傳，仍依此為指南焉。民國以來，諦閑老法師頗闡其學，但運際末法，人機陋劣，利於他力，故日趨式微。至於海隅，自吾師斌（宗）公上人，從大陸各地參學歸來，創南天臺法源寺於竹城，使版圖易幟之國土，胡塵淚盡之遺民，仍得聞祖國發軔「教觀雙美」之學，劫火洞然，沿此教澤，亦足以慰其故國之思耳。無如！世緣難挽，遽爾捨報，廣陵散絕，於今十有五年矣！豈真一代獨創之學，自茲不振歟？則吾將遙望天臺，而椎心泣血也。

或云：大乘佛教，境或側重相性，行或側重自力他力。自力之行，如禪觀、律儀，他力之行，如密咒、淨土。中國佛學之特質在禪，律儀已為

七衆弟子所共矣，密乘貫通實相、緣起二門，淨土普攝羣機，今皆鼎盛，則天臺一宗，目前雖退處低潮，亦無礙佛教之存在，子又何傷乎？余曰：唯唯！否否！夫天臺學之與禪宗，關係最深，方天臺立宗之時，禪宗雖尚未十分隆盛，但天臺思想之發皇，實胚胎於北齊慧文禪師，長養於南嶽慧思大師，故天臺關於一心三觀之印證，一境三諦之發揮，多出於禪觀而得自證之境界。是以鼓吹天臺教學，正以宣揚禪教並行，如鳥兩翼，不墮暗證。至言律宗，智者大師證法華三昧，以諸法實相，普徧建立禪觀教律，攝授一切徒衆，故於四分律、梵網經等，並皆有疏，宋代以前，戒體之解釋，多依法相，及靈芝元照律師（一〇四八—一一一六）始以天臺教義，闡揚律儀，立圓頓戒體，律學之風，倏然一變，故欲長養善根，亟須重興天臺教學，以固身口之防。復次、天臺雖宗法華，但亦深信彌陀，故我祖曾倡修般舟常行三昧之法，而蕩益大師，且教宗天臺，行歸淨土，是以天臺之復興，於淨土法門亦裨益焉。至於密宗之興，雖在天臺學成立之後，惟智者大師於古來所傳雜密經咒，皆融攝無遺，故其修持之行法，多與密教相倚。本宗玉泉寺系，如一行上師之疏大日，多依天臺教義，今所盛行之大

悲懺儀軌、水陸等儀軌，皆出於天臺學者。觀日本之傳教大師（最澄），既傳天臺宗，復學密宗而建立臺密，故日本學天臺者，必兼傳密法。吾人欲修密宗，以達殊勝增上之境，尤應研習天臺學，方能顯密圓融。夫如是，則天臺之學，馬可以已乎？

慧嶽法師者，斌公上人之上首弟子也，早歲隨上人研習天臺學，自師之寂，心喪三年，始東渡扶桑，入立正大學，得碩士學位後，繼修完博士課程，一絲歸來，弘教辦學之餘，每以虛忝法胤為懼，固知法由人弘，但以天臺教典之繁奧，如非達識，豈不搜研皓首，難詣寶所。乃志存信史，事取實錄，鑽析內典，研鏡外籍，以著『中國天臺教學史』一書，文雖約而義貫衆典，旨雖玄而暢然易覽，真若握此匙鑰，徧開如來說法所以然之妙，及四悉檀巧被之致，則教下三家之學，勢如破竹矣。書成，屬序於余，爰憶桓渠張子有言：「繼往聖之絕學，開萬世之太平。」大事因緣，念茲在茲。今法師既有志於弘宗，余亦素願以文字為佛事，安敢重違，以自外於師門耶？謹為之序，以示隨喜云爾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十九日佛弟子鄭壽彭敬序於卜居之雙修樓

自序

佛教是理智與德行兼備的宗教，故在苦惱重重的現實環境中，如得佛法的真實受用，則每能將逼迫的身心，空虛苦悶的情懷，薰陶於理智與德行的善法之中！換言之：佛法是建設自己、改造自己、轉變氣質、淨化環境的指針，故能得佛法的受用，即能證獲安身立命的妙境！

然欲獲佛法的真實受用，必須將日常生活中的語言、動作、思想嚴肅起來，始能達到充實理智和德行。但在「法門無盡」當中，能使理智（教相門）、德行（觀心門）同時獲致唯一的法門，那要算是天臺法門了。但是，湛深而廣汎的天臺教籍，究應從何着手以作深切的研究？實為同道者所共有的難題！故在未深入天臺教學之前，必須先將千五百年的天臺弘傳史，予以充分的了解，然後依此旨趣而趨向為簡便的捷徑！忝為天臺後裔的著者，從十餘年前，即有擬作『天臺教學史』的素願，但以資質愚鈍，兼之寺務、校政的叢脞，不知不覺竟延十有餘載，直至於今，始能實現，誠感抱憾！

本書計分為六章，第一章為：敘述「天臺思想的淵源」，亦即天臺教學思想的資料探討，並

將羅什三藏，列入為天臺學系之大功臣。第二章為：智者大師，創立臺宗的思想體系，分為大師的簡歷、著作、思想等。第三章為：唐代的臺宗（國清·玉泉）弘傳，以及荆溪大師鞏固臺宗的成立史。第四章為：宋代·知禮大師的中興教學，以及山家、山外的思想論爭史。第五章為：元、明、清三代的教學繼承，以及倅燈、智旭大師等強調三教圓融，和攝持各宗思想於臺宗的教學演變。第六章為：諦閑大師的新僧教育運動，及民國六十年來的天臺教學史。

本書的範疇，只不過將弘傳千五百年的「天臺教學史」，作概略的敘述，至於教義的發揚，猶有待於他日，而錯誤之處，在所難免，仍祈十方大德，予以指正！

本書承鄭壽彭居士，於百忙中，抽暇作序，峨嵋彩色製版公司董事長蔡美女士，恭敬捐印智者大師之聖像，茲謹冠於篇首，藉光篇幅。又普文鑄字行之女主人陳顏雲嬌女士捐供鉛字三百六十餘頁，及李穎貴英女居士、王淑芬小姐的不辭煩難謄錄稿件，並諸檀信捐獻淨資，助印結緣，謹於此敬致謝意！

本年（六三）二月十九日，為先師

斌公上人示寂十五週年之期，謹以本書恭獻於先師之前，以稍報廿載法乳深思！併祈佛陀、智祖大師的加庇，能有進一步之研究機緣，不勝焚祝之至！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初五日

著者於澹雲精舍

釋慧嶽編著

天臺教學史

吳荷谷敬署

